

小萌探案记

□司马小萌

国庆节清晨,朋友刘久平留言:“今儿或明儿,有几员大将来访,请注意迎接……”

嘿嘿,跟俺玩“悬疑”!君不知,本人是看“福尔摩斯”长大的。虾兵蟹将,如是而已。

亲爱的朋友,不用送俺大闸蟹。这东西,不是不好吃,而是太麻烦。我什么都不要,只想看你的笑脸。与祖国同庆,咱们同行。

但今天,不谈大闸蟹,专谈福尔摩斯。

我是福老先生的忠实粉丝,通读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N遍;就连电影,老片新片,不管演员何等出彩抑或何等拙劣,统统看过。小学五年级时,就有了第一次探案冲动。虽然那次没有成功,但此生“痴心不改”,逮着机会就实践。福老先生倘若活到现在,一定会为这样一名中国铁粉,激动得老泪纵横。

都说“人不可貌相,海水不可斗量”。但福老爷子传授给我们的精髓却是:人,可以貌相。每次破案,他都是从观察细微末节入手的。至于海水可不可以斗量,这点没涉及。

而我,就是这样忠实执行的。

那年俺十一岁,妈妈从驻外使馆回国休完假准备再出去时,一位叔叔托她带东西给友人。那位叔叔进门时,我一眼看见他穿的布鞋有个破洞。不妙!特务会装扮成劳动人民混在人群中,伺机搞破坏。咱们远学福尔摩斯,近学我国电影。红领巾志气大,什么困难都不怕,赶快报案!“警察叔叔,我家来了个特务!”街头的交警,被俺拉到家中……结果可想而知:俺妈的愤怒,可以用“气冲斗牛”来形容。

后来得知,那位叔叔是驻

某国使馆参赞。六年后爸妈奉调回国,我们还和他住同一小区。一次爸爸带我串门,聊到这事,两人大笑!叔叔说,那天他刚参加完劳动回城。那年头,是隔三差五组织干部下乡的。又过了若干年,妈妈老了,我们也不年轻了。一次谈及此事,妈妈轻描淡写,一笑而过。而当年,我怎么觉得,此娘“打死这个傻孩子!”的心,都有。

但我毕竟不是一般人,仍然有神探的“潜质”。

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,各项经济空前活跃,各路神仙纷纷出山。一次在郊区,好友张君郑重向我推荐一位“高人”,说是他的“合作伙伴”。“高人”好生了得,谈学历说经历,国内国外,唾沫横飞,辉煌得“鸡飞狗跳”。

一番谈吐,两次照面。回城后,我给张君打电话。一句

话:骗子无疑。你好好查查吧。

果然,好友经过“跟踪”,发现,此人没跟你借钱过日子,已经便宜了你,还谈什么“投资”。至此,福老先生的弟子总算有了一些作为。

而今,待人接物,首先看感觉,似乎已成俺的习惯。这种福系风格和套路,有其主观,也有其客观。淡化主观,强化客观,成功率杠杠的。

在此,向各位朋友坦白:如果一次见面二次握手,本人又拍肩膀又拥抱,那么,放心吧,阁下已列入“好人榜”。如果拥抱之余,还“余兴未了”,两眼放光,双目传神,那么,铁定进入“情人榜”了。

嘿嘿,逗笑的,哪来的情人!心情好似晴天而已。



悠悠韭花香

□郭晓兰

母亲辗转托人捎来一个布兜,疑惑地打开,惊喜万分,原来是母亲做的韭花酱!难怪觉得这些日子少了些什么。对,就是它了。

每到秋天,母亲都要腌制我喜欢的韭花酱,把似开未开的韭菜花一朵朵采了洗净晾干,在菜墩上剁碎,撒些盐,密封在干净的海碗里。小时候饿了戳上几筷子,填在窝头里,偷滴上几滴香油,那叫一个香。韭菜花香,纯正香油香,玉米窝头香,各种素朴的香叠加在一起,芬芳、灵动、飘逸、厚实、熨帖,真是人间至味。

求学期间,每周回家带两瓶咸菜,白萝卜咸菜条或豆瓣酱,偶尔有瓶韭花酱,我和饭友便让它早早见了底。当然,狂喝水是一定的,于是几个人合作,去井台推链子车绞水喝,非常咸,渴得厉害。若再有包茄子韭花酱,煮熟了的茄

子里裹了韭花酱,那茄子不免也跟着富贵起来,香过肉了,这都是韭花酱的功劳。

小时候固化的味蕾,经历的岁月愈久,嗜好愈是顽固。想念韭花酱的时候,就买一把翠绿的韭菜,包饺子来吃。吃着韭菜饺子,听着吕剧《喝面叶》,看着那个游手好闲,喜欢吃喝玩乐的陈世铎被灵秀的妻子梅翠娥装病唬得一愣一愣的,手忙脚乱地擀面叶、烧火、煮面叶,觉得陈士铎和韭菜饺子一样可爱极了。原来烟火日常如此鲜活、动人、有趣,充满生活最美好最真切的情意,让人无比欢欣,万分依恋。

打开母亲捎来的韭花酱,深闻一口,香浸肺腑。曾经,一盘韭菜花成就了一个千古传奇,“韭花一帖重璆琳,千古华亭最赏音”,使书法有了说不出的光芒。也是在某一年

的秋天,有着一个光芒名字的杨凝式一觉醒来,觉得有点饿,“昼寝乍兴,辄饥正甚”,恰巧宫中送来一盘韭花,也许饥者易为食,渴者易为饮,也许韭花做得的确足够诱人,“当一叶报秋之初,乃韭花逞味之始,助其肥羴,实谓珍羞”,总之一吃便难忘,一放不下便一挥而就一封手札答谢,不曾着意,也不自意,不自知,却成为天字头传世之宝,荣位天下五大行书之列。

一盘韭菜花成全了一篇绝世之作,一如那个不经意的春日,醉后的王羲之在千年的兰亭,随意写下的《兰亭集序》一样。一如夕阳西下,东篱采菊,眺望南山的陶潜一样,鸟儿倦飞也知还,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。日月星辰,山河岁月,天地光阴,似乎愈是天然、本真、纯粹的东西,愈是具有洁净、安恬、充满素禅的一种美意,一种格局,一种气象,书法是,生活是,人生也是。

年少不懂世味,青春不解红尘,越往前活,越发现自己愈来愈依恋由母亲经手的流年。她把韭花的洁白、纯净,人性的良善、诚朴根植在了我的血液中,骨头里,让我一步一步走在尘世里,踏实笃定、感恩万物、心生欢喜。布衣暖,韭花香,诗书兴味长。这暖,浸润肌骨,气象万千,这香,甜腻芬芳,悠远绵长,袅袅婷婷地飘啊飘,一直飘到了我拙朴的笔下。

一条小银鱼

□曹化君

在路边捡到一只龟,带回家,网搜,龟喜欢吃小鱼,于是买了小网,隔三差五往河边儿跑。

一个周末,一大早我就下楼了。太阳还没出来,晨晖将天空映照得斑斑驳驳,仿佛即将破壳而出的蝉蛹将厚实的壳撑胀得似裂未裂。

来到河岸边,从手提袋里拿出渔网,撑开后,发现一侧有个个把长的口子,心里一沉,懒觉没睡成,更重要的,一个星期没好好喂大龟了,想着今天多网些鱼儿回去的,偏偏网不作美。

付思着去超市给大龟买些什么吃食,一边往回走,不经意瞥见地上横着一根白线,心里一喜,用它将网的口子织补一下就成了,一边想,如果有根针就更好了。弯身把白线捏起来,一簇欢悦的泡泡蹿出心湖,线那头真的吊着一根针,在依稀的晨光里,银光闪闪,仿佛一条活蹦乱跳的小鱼儿。

耳边忽而响起一个声

音,如果此时有人拿玉石吊坠换你的针你愿不愿意,另一个声音响亮地说,不愿意,并絮絮阐述其理由:

有了这枚针,我就不用跑去超市给大龟买吃食了。有了这枚针,我又重新拥有了一个愉快的周末,而且它让我有一种好运气的感觉,这感觉可以让我高兴一整个早上,甚至一整天。我把这枚针带回家,储存起来,这个清晨的美好邂逅和心情便留在岁月里了,时见时欢愉……

一枚普通的针,一枚我从不正眼相看的针,一枚曾扎破我手指让我心生恐惧和厌恶的针,因为在另一个场合遇见,或者说因为需要,竟成了黏附着美好时光或记忆的小银鱼儿,给我带来天降馅饼般的惊诧和欢悦。

我想以后我会打破一些传统词语的关系或组合,而把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的词语,比如卑微和幸福,视为两个相辅相成的关联词。

征稿启事

生活中需要快乐,更需要发现快乐的“眼睛”。在生活中,哪些事曾给你带来快乐?即日起,我们面向广大读者征稿,邀您讲述生活中的真实故事。

来稿要求:讲述日常生活中平凡而生动的故事,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。行文要轻松活泼,突出真实性和趣味性。作品体裁应为散文、随笔,字数一般不超过1500字。

投稿邮箱:mdwb09@sina.com,请注明“乐生活”。

本报编辑部

